



比较文学与文艺学丛书

DIANDAO DE QINGCHUN JINGXIANG

颠倒的青春镜像

——青春成长电影的文化主题研究
王彬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THE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顛倒的青春鏡像

——中國當代文學與西方文化之碰撞與融合——



中國當代文學
與西方文化之碰撞與融合



比较文学与文艺学丛书

四川大学“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项目

颠倒的青春镜像

——青春成长电影的文化主题研究

王彬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颠倒的青春镜像——青春成长电影的文化主题研究/
王彬著. —成都: 巴蜀书社, 2011. 8
ISBN 978-7-80752-838-8

I. ①颠… II. ①王… III. ①电影文化—研究
②青少年问题—研究 IV. ①J90②C913.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46847 号

颠倒的青春镜像

DianDao De QingChun JingXiang

——青春成长电影的文化主题研究

—— QingChun ChengZhang DianYing De WenHua ZhuTi YanJiu

王彬 著

责任编辑 李 蓓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028) 85011398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张 14.75

字 数 360 千

书 号 ISBN 978-7-80752-838-8

定 价 36.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比较文学与文艺学丛书》编委会

主 编：曹顺庆

编 委：冯宪光 王晓路 李 怡

徐新建 刘亚丁 阎 嘉

吴兴明 段志洪

秘 书：王彤伟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青少年、青春与青春成长电影	(12)
第一节 青少年、青春与青春期	(14)
第二节 神魔之间	(25)
第三节 当电影遭遇青春	(36)
第四节 青春成长电影	(57)
第二章 性与欲望	(84)
第一节 电影与性	(86)
第二节 本质化的性与欲望	(94)
第三节 性与欲望的表达	(99)
第四节 性与存在：若松孝二的欲望书写	(132)
第五节 性与欲望的文化内涵	(140)
第三章 流浪与游荡	(167)
第一节 浪荡者：现代性的审美主体	(169)
第二节 影像世界中的早期流浪者	(178)

第三节	生活在别处：背着影子旅行·····	(185)
第四节	我流浪故我在·····	(214)
第五节	流浪与游荡的文化蕴涵·····	(225)
第四章	暴力与对抗·····	(235)
第一节	暴力与电影性·····	(236)
第二节	暴力与青春成长电影·····	(250)
第三节	暴力的呈现与表达·····	(259)
第四节	暴力的文化功用·····	(279)
第五节	青春暴力的审美蕴涵·····	(306)
第五章	死亡与毁灭·····	(314)
第一节	关于死亡的观念·····	(316)
第二节	影像化的死亡方式·····	(336)
第三节	生死两难的美学困境·····	(355)
第四节	赤裸的生命·····	(369)
第六章	盲视与误认·····	(386)
第一节	影像现实与实存现实·····	(388)
第二节	谋杀女性·····	(394)
第三节	大他者与小对形·····	(403)
第四节	为与不为·····	(413)
第五节	症状与病因·····	(421)
影片索引	·····	(428)
参考文献	·····	(451)
后 记	·····	(464)

导 言

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甚至任何个人都有它必须面对的问题和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往往构成社会文化的不同层次和不同方面。从整体性的社会层面看，现代化和快速现代化已成为当今时代普遍性的文化要求。当现代化与全球化相互裹挟成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分散的个体就不得不接受和应对这些潮流的冲撞和洗刷。在现代化对物质效用、运动速度和生产效率的安排和强调中，现代性文明所允诺给个体的文化价值不仅没有完全兑现，反而因为社会组织化和体制化的内在要求而被部分地掠夺和歪曲。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根据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经典阐释^①指出：现代性，在本质上是流动性和偶然性。这种偶然的、流动的现代性构成了当代社会的某种被围困状态。在鲍曼看来，在流动现代性的条件下，社会整体的影响力逐渐减弱，社

① 在关于现代性的各种论述中，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规定和阐释往往被认为是其源头。波德莱尔是在剖析现代艺术风格时谈到现代性的，他认为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参见波德莱尔《1846年的沙龙》，郭宏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会不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实体，而是一堆分散的难以把握的碎片。由此，传统的文化边界模糊，社会规范失效，以至于个体被迫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社会问题，缓解现代性文明对个体的挤兑、冲击和压迫^①。就当下社会状况而言，即具体的、分散的个体必须为抽象的类的进化付出昂贵代价。在这些被围困、被损毁的个体中，青少年无疑首当其冲，成为其中最脆弱、最敏感和最无助的族群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当下令人堪忧的青少年成长状况已经成为人类社会为现代文明所不得不支付的沉重代价。

然而，任何社会、任何时代又是根本牺牲不起且不愿牺牲的。因为青少年问题不是单纯的青少年年龄群体的问题，而是人类社会过去、现在和未来状况的综合性症候。青少年是拉康(Jacque Lacan)意义上的征兆合成人，现代文明的优劣得失塑造了现代社会的青少年，青少年也根据现代性文化的要求构建自我的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当然，现实层面的价值剥夺总是与美学层面的符号拯救相联系。在牺牲与救赎的极度张力中，青少年游走在自我与他者、遵从与游离、亲近与疏远的夹缝中，青春成长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演变为一种创伤性的极限体验。成长中的青少年不得不经历价值紊乱的内心矛盾：要么遵循传统社会规范，安分地充当社会组织的齿轮和螺丝钉；要么接受现代性文明关于个体价值的基本观念，在个体自由主义的深渊中沉沦，并最终成为现代性的某种副产品。虽然价值多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

① 参见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郇建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82页。

的开放程度和进步，但实践证明，价值多元往往是价值紊乱的元凶。在符号学的抽象层面，现代文明赋予个体自由平等的政治权利，但这种权利在现实中往往失去了基本保障。于是，法定权利与现实利益纠结，符号与现实激烈冲撞，处于过渡期的青少年就往往倾向于违抗、背离甚或摒弃社会支配价值，通过日常生活的各种符号化实践组织自身的亚文化同侪群体。当然，青少年的离心和僭越势必对主流社会价值构成某些威胁和挑战^①。因此，世界各国政府、各种跨国组织和机构总是有意识地引导青少年，尽各种努力积极改善青少年成长环境，努力扩大社会支配价值的正面影响。以电影为代表的现代审美文化，既敏锐地捕捉和关注青少年成长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反映青少年成长的社会现实状况，又往往操弄社会支配价值与青少年群体之间的裂隙，操控青少年文化的符号表达。在大众文化甚嚣尘上的今天，电影甚至把这种操弄作为其最基本的美学策略。这样，以电影为代表的现代审美文化对青少年和青少年成长就表现出明显的暧昧与矛盾。

法国社会学家让-查尔斯·拉葛雷（Jean Charles Lagrée）将青少年在当今时代所面临的困境归结为现代性和全球化对人的生命成长发出的挑战^②。确实，像目前肆虐的各种政治、经济和生态危机一样，青少年健康成长也已经成为全球性的、令人忧心

① 近年来，世界各国的各种社会运动和文化思潮无不与青少年的文化诉求密切相关。且不说欧洲近年来不时出现的社会骚乱，当前正在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中东、北非的社会动荡等，无不与现代社会的青少年问题密切相关。

② 让-查尔斯·拉葛雷主编《青年与全球化——现代性及其挑战》，陈玉生、冯跃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的社会问题。可以说，青少年问题恰恰构成了现代性的诸多困境之一。拉葛雷指出：“关于时代的变迁似乎已经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历史在加速前进，现代性问题展现在我们眼前。整个20世纪的专家、学者和社会精英们通过那种有规律的节拍音乐让我们平静下来，随着音律思考每代人的变动节奏。一些人哀叹变化及其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另一些人则因羽翼未来所带来的生活状况的改善、机遇的增多以及自由度的提高而精神倍增。然而，正是社会经济背景的改变导致整个20世纪充满了裂痕、代沟以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急速变化。”^① 拉葛雷描绘了现代社会的内在裂隙，斯梅尔瑟（Smelser）则准确概括了影响青少年变化过程的因素。他认为有三种与现代性相关的因素影响了青少年的成长：“经济的变化，包括贫穷或富裕，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的变化；家庭的变化，以文化、传统和地域为基础的宗族关系或血缘关系逐渐缩减为由父母和直系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制度的变化，包括作为社会设置之一的学校，在极大程度上把儿童和青年群体与社会分离开来。”^② 经济、文化和制度共同作用于敏感脆弱的青少年，影响甚至决定了一个社会青少年成长的最终状况。由此，斯梅尔瑟尖锐地指出了社会在塑造青少年形象方面的强权，他认为社会往往以制度化的方式对上述因素加以规定，青少年群体在社会中的形象就被蓄意地固定了下来，而既定

① 让-查尔斯·拉葛雷主编《青年与全球化——现代性及其挑战·导言》，陈玉生、冯跃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页。

② 转引自让-查尔斯·拉葛雷主编《青年与全球化——现代性及其挑战·中文版序言》，陈玉生、冯跃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3页。

社会中的标准化文化模式又允许了个体生命历程中对这种形象的短期僭越^①。

可以说，当今时代的青少年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现代性文化的根本问题。青少年群体不仅反映、代表并表达着正在发生的社会变化，而且更容易被指认为对现存社会秩序构成了威胁。观念符号层面的认识最终成为现实政治策略的依据，延缓和消除这种威胁就成为各国政府的头等任务。今天，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在欧洲还是亚洲，凡是有现代化要求的地方，青少年问题就深深植根于国族文化的集体记忆和当下现实中。一方面，工业化生产要求将个体最大限度地整合到体制化和组织化的生产消费结构中，成为社会生产的一个环节和一道工序；另一方面，文化又总是叫嚣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规模化的社会生产造就了日益原子化的个体。诚如鲍曼所言，制度化的“‘体系’有着强有力的左膀右臂：‘结构’从外部控制着行动者，限制着他们的自由；‘文化’深入行动者的内部（即愿望和目的产生的地方），把自由意志塑造成这样一个形状，以至于它使最严密的结果控制显得像温暖而深情的拥抱……不管体系表面上是关于什么的，其首要目标是自身的稳定。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体系通过管理——减轻与消除——威胁它的张力而‘维持着自身的模式’。任何有助于完成这一任务的模式，都是‘功能性的’；任何不利

^① 参见让-查尔斯·拉葛雷主编《青年与全球化——现代性及其挑战·中文版序言》，陈玉生、冯跃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3页。

于管理行为、要求变迁并因此增加张力的模式，都是‘反功能性的’”^①。青少年的离心和僭越使其成为体制要抵制和消除的反功能性因素。通过对反功能性的青少年的围困和压制，现代文明诡异地穿越自身的莫比乌斯带而走向反面：从过渡、瞬间、短暂和偶然状态中萌芽的现代性最终出于秩序的需要，力图消除偶然和随机。现代性总是致力于使世界变得容易管理，并致力于其日常管理；管理热情被没有根据的信念所唤起，一旦让事物放任自流，它们将会失败或失去控制^②。作为秩序反面的青少年群体的价值紊乱和行为混乱，就成为现代性要力图克服和摒除的方面。这样，个人生活方式变成了用个体的方案去解决系统性的社会矛盾。这种解决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社会管理和控制的风险。正是青春和青春期的依赖性、可塑性构成了其对既成现实的威胁，正是青春所表现出的强烈指向性和不确定性，使成长备受关注。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青少年群体越来越表现出强烈的焦虑、疏离、流动和反叛倾向，青春的聚集成为社会常态，青春成长问题越来越以一种突兀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于是，关注青春，规训青少年，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安宁与稳定就成为世界性的文化任务。

1985年，联合国向世界各国发起了关注青少年问题的倡议，

① 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郇建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页。

② 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郇建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页

并切实采取行动，将 1985 年定为“联合国国际青年年”^①。1998 年，联合国在葡萄牙召开了青年事务部长级世界会议。该会议在报告中指出：“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结构调整计划和政府在促进发展中贡献作用的减小等限制了青年发展的机会。”^② 青年人所遭遇的问题也是所有社会群体要面对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基本上是全球性的。同样，在 1998 年联合国世界青年论坛上，与会代表提出了《布拉加法案》（Braga Initiative），该法案强调外部债务对青少年成长的巨大威胁^③。2000 年及之后的“世界青年行动计划”一直关注青少年的成长环境问题。它强调“在所有国家，年轻人都是社会发展的主要人力资源，也是社会变迁、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主要推动者。他们的想象力、观念、充沛的精力和洞察力是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在各个层面，制定和执行青年政策和计划都特别需要新的动力”^④。据此，联合国的相关机构及各国政府也对年轻人的全球性处境做出了回应。目前，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更将各国青少年推入到显而易见的困境和尴尬中。新一轮的世界性危机意味着更多的青少年将处于失业贫困的疏离状态，同时也预示着人类社会必然面临更为严峻的

① 让-查尔斯·拉葛雷主编《青年与全球化——现代性及其挑战》，陈玉生、冯跃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第 246 页。

② 让-查尔斯·拉葛雷主编《青年与全球化——现代性及其挑战》，陈玉生、冯跃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第 253 页。

③ 让-查尔斯·拉葛雷主编《青年与全球化——现代性及其挑战》，陈玉生、冯跃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第 254 页。

④ 让-查尔斯·拉葛雷主编《青年与全球化——现代性及其挑战》，陈玉生、冯跃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第 258 页。

挑战^①。

虽然人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青少年成长不仅是关系到人类未来走向的核心问题，也是现代性或后现代性文化的根本问题。但类似经济危机这样的全球化困境，并不是一个组织、一次会议或一次行动就能解决的。对中国而言，青少年成长问题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状况，既扭结着几千年传统观念的矛盾，又隐含着现代中国建构的青少年形象之改观，还贯穿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深深隐忧。在传统中国社会，社会支配价值发挥作用的空间是家族的私人性空间，家庭一度成为社会整合的微观结构。但现代革命有意无意将青少年形象与国族命运相联系，青少年走出家庭宗族等封闭性的空间结构，转而成为现代政治文化的物质载体和根本力量。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为青少年教育提出了全新的课题。在中国，政府、公众、专家都对青少年成长问题达成了某种一致看法：中国必须为现代化进程提供一个稳定、安全的环境。摆在政府、研究机构面前的问题是：“一方面，政府、公众和专家对现代化进程极为关注；另一方面，维护社会的稳定也成为政府议程中予以优先考虑的事项……青年问题不仅仅是青年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② 青少年成长不仅是个体不得不

① 近年来，随着全球性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违逆的青少年群体不时表现出强大的威慑力量，发生在法国、希腊等国的青少年骚乱不过是序曲，随着经济危机的日益深入，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可能踏上疏离、反叛的道路。因此，在当前危机的背景下，青少年的教育成长问题不仅是一个现实问题，而且关系着国家民族甚至人类的未来。

② 让-查尔斯·拉葛雷主编《青年与全球化——现代性及其挑战》，陈玉生、冯跃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46页。

经历的历练和磨难，又是社会不得不关注和试图跨越的迷障。

在中国，青少年成长问题不仅关系家庭幸福这样的微观社会层面，同样关系国族命运这样的宏观政治层面。来自国内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公众最关注的事情分别是公共安全、家庭幸福和子女的健康成长^①。不难发现，这三个问题均与青少年成长密切相关。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不仅事关公共安全，更是特别重视家庭文化价值的中国人家庭幸福的重要甚至唯一指标。因此，中国公众关注的三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即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问题。

回顾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世界文化格局和美学现实，去功能化的青少年群体所蕴涵的文化能量和对现存社会秩序的破坏力，已显而易见。从此，文化赋予青少年的肯定性价值逐渐消退，而青少年自身也往往龟缩在个体政治的狭小空间中。这样，现代社会在将青少年问题化的同时，青少年被自觉不自觉地建构成社会支配价值的他者。这种他者化策略不仅增加了社会运营的机会成本和现实成本，而且让人口繁育成为家庭的严重负担。在中国，随着人口控制政策的全面实行，青少年的教育成长成为几代人的生活重心。一方面是人口逐渐向中心城市的向心移动，另一方面是聚集起来的青少年主动逃逸的离心运动。于是，人群中的孤独成为存在论意义上的生存体验。而体制化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大量闲暇的存在，为青少年的大规模集结准备了条件。这样，

① 让-查尔斯·拉葛雷主编《青年与全球化——现代性及其挑战》，陈玉生、冯跃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第 46 页。

现代社会在将青少年问题化的同时，青少年被自觉不自觉地建构成社会支配价值的他者。这种他者化策略大大增加了社会运营的机会成本和现实成本。中国社会的现实伤痛使人们隐约意识到这种威胁和潜在的破坏性。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学术界加强了对青少年问题的研究，在原有共青团组织架构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青少年研究会”等类似的研究机构，出现了一批专门研究青少年问题的专业性学术刊物。多年来，这些机构和刊物在关注青少年成长现实问题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解决青少年问题的具体方案。

但是，这些机构和刊物基本局限于青少年成长的现实层面，而忽略了观念层面的文化问题和美学问题。众所周知，青少年问题绝不仅仅限于实存现实的物质层面，而更多涉及观念现实的美学层面。人们倾向于认为，解决了青少年成长的物质环境问题（诸如生活、学习、就业等基本生存问题），青少年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其实，不是贫困和匮乏本身造就了青少年群体的诞生，恰恰是物质环境的极大改善催生了问题青少年和青少年问题。青少年问题既不是简单的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年龄问题，也不是单纯的物质经济问题，而是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相表里的现代性文明的结构性问题。因此，只有转变研究问题的思路 and 角度，青少年问题才能得到全面理解和合理观照。从更为根本的意义上讲，任何解决青少年问题的方案都只能是权宜之计。青少年问题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个代代相续的社会问题。即使一代青少年成长的问题淡化或解决了，另一代青少年又会出现并面临新的问题。青少年问题与现代性与生俱来的共生关系，证明了青少